

# 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 一项系统的考察

——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

薛 力

**【内容提要】**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人类思想的一大潮流，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集中考察了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结构观。结构具有某些共性特征，这些特征在相关学科都有比较充分的展示，也被国际关系理论进展所证实。由此可以推论：华尔兹的结构观确实过于狭隘了，被修正也是不可避免的，并表现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向个体层次的回落，包括重视单元功能或互动、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非实体性问题上不囿于陈见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对个体互动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对互动过程的概化就是可能的创新点。

**【关键词】** 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华尔兹结构观

**【作者简介】**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10-0029-12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以前的“不关心结构”<sup>①</sup>变成“纷纷谈结构”。一些公认的理论创新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sup>②</sup>都借用了华尔兹的思路。但华尔兹理论的不足也成了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尤其是他的结构观，普遍认为他的结构剥离了太多的东西，过于简化，特别是把互动或进程归入单元层次，这大大限制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sup>③</sup>华尔兹则至今未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sup>④</sup>

为了更好地鸟瞰结构概念、判断结构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状和未来，笔者总结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四个特征，然后从结构主义的源头索绪尔语言学开始，逐一检验这些特征在社会科学<sup>⑤</sup>各个学科中的表达，从中可以看出华尔兹结构观的不足。接下来展示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展与对华尔兹结构观的重大修正紧密相关，从而完成论证：华尔兹的思路是有价值的，但他的结构观确实走入了死胡同，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展有赖于对非实体性因素、历时性因素、互动因素（或曰

进程因素）等的深入挖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 本文的写作受益于与许多人的交流，特别感谢以下人士：王逸舟、周方银、尹继武、白云真、李开盛、焦兵、徐龙第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严厉但富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促成了作者重新组织这篇文章。当然，文中的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① 华尔兹之前，也有少数学者提到了系统、结构概念，如默顿·卡普兰对系统概念的应用、斯坦利·霍夫曼使用了结构概念，但他们的系统与结构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都是个体主义的，因此，还算不上真正“关心结构”。

② 建构主义有不同的分支，这里指温特建构主义。温特理论曾经也被称做温和建构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但近三年来学界似乎倾向于用“结构建构主义”这一称呼，本文认为这一用法更为准确地表达了温特理论的核心内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⑤ 本文中的“社会科学”指人文和社会科学。

## 一 结构主义的四个特征

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成分分析法的应用。这种做法暗含着这样的认识论：认清了构成事物的成分，自然也就认清了事物。但从19世纪末开始，自然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普遍论思想代替了个体论思想（哲学意义上）；物理学上，用马克斯·普朗克的话来说，通过成分分析来概括总体特征的方法缺点日益明显。<sup>①</sup> 因而原子主义的观点市场变小，出现了场论的思想。场是一个限定区域内的一种整体存在，其中每一部分性质的变化都是由场的整体所决定，场不是成分的简单加总。<sup>②</sup> 这种思潮首先导致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转向，然后再扩展到别的学科。

结构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关于整体性、关于非实体性、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关于单元功能。<sup>③</sup>

第一，整体性是指注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而不是把对象看成可以拆开的部件的机械组合。原子主义属于个体主义，作为对个体主义的反动，结构主义必然要强调整体性以体现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整体大于成分之和。皮亚杰注意到，结构具有整体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所有结构主义者都同意的。<sup>④</sup>

第二，结构可能不是实体，对结构主义的永远危险是结构实在论思维。<sup>⑤</sup> 结构包括静态关系和动态关系，因此可以表现为规则、运算、互动等，如帕森斯所说，结构迟早要表现为强制个人接受的规范或规则。<sup>⑥</sup> 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结构总是处于构造和再造过程中，稳定只是相对的，因此，运算(operation)是结构主义的关键。<sup>⑦</sup> 数理逻辑公式在具体生活中的应用就是具体运算，<sup>⑧</sup> 这其实属于互动范畴。

但是，结构的非实体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尤其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就社会世界而言，互动中单元交换的内容可能是信息，也可能是物质。属于互动内容者都可以归入结构。其实，索绪尔与皮亚杰对结构的非实体性也没有贯彻到底。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是符号，是纯形式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在，这就超出了纯形式的范畴而具有实体性质。皮亚杰则认为一个内容永远是下一级内

容的形式，一个形式永远是高一级形式的内容。<sup>⑨</sup> 但我们知道，内容只能是实体，而形式可以不是，他的“套叠法”模糊了二者的界限，等于否定了内容概念的核心内涵。

笔者的观点是：结构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非实体。

第三，对共时性的强调是结构主义的共有特征，共时是指一段时间，即从结构涌现的短暂停留到结构或系统维持稳定的一段时间。索绪尔出于对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反动而强调语言的共时性，<sup>⑩</sup> 但他之后的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片面强调共时性是不适当的，必须结合历时性才能解释语言的出现与变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大部分学者在阐述自己的结构观时虽然强调共时性，但也注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存在如下现象：(1) 强调共时性者比较看重单元之间的静态关系，如单元之间的差异乃至对立、单元能力的分布等；(2) 强调历时性者侧重分析单元间的动态关系，包括单元间的互动、转化。

第四，单元功能也可以理解为主体功能，在互动中

<sup>①</sup> 普朗克1909年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以不可逆过程来说明成分分析法的不足：运用成分分析法的前提是，对整体进行分解不能改变整体的特性。但如果把不可逆过程割裂为一个个小过程（成分），则不可逆性消失。参见〔美〕罗伯特·肖尔斯著，高秋雁审译：《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台北：结构出版群，1989年版，第7页。另外，感谢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何文彬在语言学方面提供的帮助。

<sup>②</sup> 刘恩久等编著：《心理学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175页。

<sup>③</sup> 这四个特征是笔者的概括，皮亚杰概括的结构主义三特征强调结构主义的共性，笔者的四特征则强调结构主义内部的区分。用皮亚杰的三特征无法进行这种区别。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个尝试，笔者期待方家对结构的鉴别特征做出更好的概括。

<sup>④</sup> [瑞士]皮亚杰著，倪连生等译：《结构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

<sup>⑤</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103页。

<sup>⑥</sup> 转引自皮亚杰：《结构主义》，第72页。布赞大致上也持这种观点。

<sup>⑦</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101~103页。

<sup>⑧</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译者前言，第2~3页。

<sup>⑨</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100页。

<sup>⑩</sup>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119页；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载赵蓉晖主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6页。

容易被观察到。功能作为生物学概念是指器官所具有的机能(mechanism),从目的论角度看,则是指满足某种需要。单元有对外功能和对内功能,对内功能与单元内成分一道构成单元属性(attribution),对外功能表现为单元与外在环境(包括其他单元)之间的互动。社会有机体互动的内容是交换信息和物质。互动的结果是在不同程度上弱者顺应强者或强者同化弱者。

皮亚杰总结的结构三特征是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在上述第三点和第四点得到体现。转换性强调动态的一面,历时性和单元功能都与之相关;自身调整性强调守恒性和封闭性,即转换在结构的边界内进行。<sup>①</sup>

下面我们将应用这四个特征对不同学科的结构观进行检验。由于整体性是结构主义者都同意的特征,因此,笔者在文中不再一一提及,而主要考察另外三个特征。首先从语言学入手,考察索绪尔以降主要语言学派的结构观,然后检验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中的结构观,接着转入学科内考察华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进展所体现的结构观,最后讨论华尔兹结构观的不足,并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 二 语言学中的结构观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公认的结构主义鼻祖,本文先分析他的结构观,再分析他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学派:俄罗斯学派、法国社会学派、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和法国学派日内瓦分支。

### (一) 索绪尔结构观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视做语言学的“圣经”,他的学术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界。就语言学而言,他的成就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言语和语言的区别、历时和共时的区别、符号语言观、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符号价值理论。他的结构观大致如下: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他区分了言语与语言,认为应该研究语言的状态,语言是个纯粹的价值系统,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是时代的价值特征的体现,这比具体的言语重要得多。<sup>②</sup> 词的概念是抽象的,词

的音响形象是感觉的,二者都是心理活动的结果。总之,语言是符号,是纯形式的,即非实体的。另一方面他又受涂尔干影响,认为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实在,因而具有实际内容,而非纯形式的。可见,关于语言作为一个具有相应结构的系统是否具有实体性,索绪尔的观点是矛盾的,后世的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或许都可以从他的这种矛盾中找到源头依据,而这种矛盾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也得到体现。

第二,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索绪尔反对把语言当做个人的生理、心理现象,<sup>③</sup> 主张在共时性的基础上研究语言这种社会事实。在他看来,与历时轴只是体现个别元素变化不同,共时轴牵涉到整个系统。<sup>④</sup> 对说话者来说,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而且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的。<sup>⑤</sup>

索绪尔的结构是静态的,<sup>⑥</sup> 他悬置结构的来源,轻视互动(或进程)关系,结构的演变因而也不被重视。而法国学派的大多数学者、布拉格学派都不大接受他的这种侧重。后世语言学者多强调结合历时性的一面。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结构主义者亦然。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索绪尔认为,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换句话说,单元功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差别所体现出来的关系,关系的总和构成他所说的系统。<sup>⑦</sup> 这一系统就是后人所说的结构。差别的极端就是对立,二元对立观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中。二分法看问题不是索绪尔的首创,但被他大大强化了。

索绪尔重视单元的相对位置,忽视单位的地位与

<sup>①</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6~7页。

<sup>②</sup>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119页。

<sup>③</sup> 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sup>④</sup> 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载赵蓉晖主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第236页。

<sup>⑤</sup>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20~122页。

<sup>⑥</sup> 索绪尔也承认自己的研究是“静态语言学”。参见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李葆嘉:《语言学大师之谜和心理索绪尔》,载赵蓉晖主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第69页。

<sup>⑦</sup> 可见他的系统是非实体系统。这种观点与华尔兹的结构观相当接近。

作用。在他那里，思想是混沌、不定型、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词仅仅是区别概念、使思想“不得不清晰起来”的媒介手段，<sup>①</sup>它本身是非物质的、空洞的。他的这些界定可能是出于研究便利的考虑，但展示了结构概念的不足，这在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如华尔兹）身上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成为某些结构主义者难以克服的一大障碍。

## （二）俄罗斯学派的结构观

该派由两个部分组成：成立于 1915 年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成立于 1916 年的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前者的成员主要是语言学家，后者的成员主要是文学史家。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他们赞成结构的非实体性，因为他们的结构主义态度表现为一方面尝试从语言学中得到对字词自成一体的价值结构的认识，<sup>②</sup>另一方面把文学看成一个符号学系统、<sup>③</sup>一种形式表征。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侧重共时性，认为结构是一种形式，把形式视为有效的交流工具，主张形式是自主的、自我表达的，因而关心文学语言得以发生作用的技巧，<sup>④</sup>探索对整体的一种新解释、一种新本体论。<sup>⑤</sup>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该派不但不否认单元功能，反而强调文学主体或文学个性，强调文本本身的作用，否认素材和形式的对立，认为素材本身就是形式的，相信诗歌语言不单单是一种形象的语言，诗句的声音本身便有独立的意义。<sup>⑥</sup>

## （三）法国社会学派的结构观

又叫心理社会学派或法国学派，由索绪尔开创。他之后分成两支，其中日内瓦分支稍后介绍，法国一支以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 ~ 1936）和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 1875 ~ 1960）为代表。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观点不清晰，可能偏向于实体性，如房德里耶斯一方面注重关系，认为词没有独立的存在，通过意义而汇合成心里的词群，另一方面又强调词的多义性。<sup>⑦</sup>显然，词群是实体而意义不是实体。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他们反对涂尔干对历时性的轻视，系统研究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及其使用中的优缺点，注重语言历时演变中的普遍现象，房德里耶斯把语言分为一般语言和个别语言，<sup>⑧</sup>既研究共时系统也研究历时演变规律。除了规模较小的日内瓦分支外，索绪尔之后的法国学派与历史比较

语言学有较多的共通之处，不太重视系统与符号，主张共时与历时的结合。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他们强调词的多义性这一功能特征，并考察语言功能的变迁。不太重视符号概念和语言的系统性，而侧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重视方言研究。如梅耶认为每个社会范畴都有自己在智力上的表现，因而都有自己的语言，社会变化是解释语言变化的唯一因素。他还善于综合，如用波浪说来改进历史比较语言法的不足。

## （四）伦敦学派的结构观

包括弗斯学派和新弗斯学派，前者则由弗斯（J. R. Furth, 1890 ~ 1960）创立，后者以韩礼德（M. A. K. Halliday）为代表。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倾向于认为语言结构不具有实体性，如弗斯把语言当做社会过程、一种生活形式，而不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和记号，强调语言的异质性和非交流性。形式意义来自索绪尔对语言内部上下文关系的强调，他还把形式意义分为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语言描写中以语义和语篇为取向。<sup>⑨</sup>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强调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共时性方面，弗斯认为结构是符号的线性

<sup>①</sup>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57 ~ 158 页。

<sup>②</sup> [比]J. M. 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54 页。

<sup>③</sup>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第 56 页。

<sup>④</sup>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8 ~ 59 页。

<sup>⑤</sup>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第 39 页。

<sup>⑥</sup> [俄]鲍里斯·埃辛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载[法]茨维坦·托罗多夫选编，蔡鸿滨译：《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7 页。

<sup>⑦</sup> 此段根据以下材料综合而来：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1999 年版，第 130 ~ 149 页、第 146 ~ 147 页、第 265 ~ 267 页；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9 ~ 33 页。

<sup>⑧</sup> 一般语言是某一社会全体成员使用的语言，而个体语言则只是社会中某一集体使用的语言（如行话）。

<sup>⑨</sup> 任绍曾：《叶斯柏森和韩礼德》，载钱军编：《语言学——中国与世界同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91 页。

排列,是为了说明连续事实间的相似性而设立的范畴,系统是由一组特点组成的网,从某一特定系统网中形成的特点中进行的任何选择就构成对某一单位的描写,系统从外部形式看就是一份可供说话者有效进行选择的清单;言语行为就是从数量巨大、彼此相关、可供选择的各种成分中,同时地进行选择的过程。历时性方面,该派对结构进行分层,如韩礼德认为结构中的每个单位由一个或多个比它低一级的单位组成,提出了语法分析三尺度:级(rank)、幂(exponence)、细度(delicacy)。<sup>①</sup>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这派学者反对离开单元谈结构,如韩礼德提出语境有三个组成部分:场景、方式和交际者,强调语义的观念功能、话语功能和交际功能。语调的选择体现说话人对角色的选择。<sup>②</sup>

#### (五)布拉格学派的结构观<sup>③</sup>

布拉格学派(Prague Group)成立于1926年,1928年公布了自己的音位学观点,引起很大反响,在次年于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语言是一种功能体系,评价任何语言现象都应该从它所起的作用着眼。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该派把语言当做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体系,将语言的功能区分为交际功能与诗歌功能(即美学功能),前者针对表达对象,后者针对表达本身,认为诗的语言表达上的语境化产生了文艺作品的美学功能。表达系统是一种非实体系统。他们青睐的美学功能,其非实体特征是很明显的。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雅克布森对共时性是重视的,他在确认了索绪尔的音素的性质后将音素发展为“辨别特性”,并总结出所有语言共通的12个辨别特性,他与列维-斯特劳斯将这12个辨别特性比做组成染色体的碱基。<sup>④</sup>但他也强调历史的重要性,看重语言的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的相互作用。马泰修斯(Vilem Mathesius,1882~1945)主张比较法研究应该按先共时后历时的方法进行。<sup>⑤</sup>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强调语言是一种功能体系,评价任何语言现象都应该从它所起的作用着眼。雅克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将这12个辨别特性比做组成染色体的碱基,集中体现了其对单元功能的强调,这一观点与索绪尔有明显不同,并对语言学、人类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马泰修斯主张分析语言应考察其功能,句子的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的关系是每一种语言的典

型特征,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的出发点,而把传递的新知信息作为表述的核心。<sup>⑥</sup>

#### (六)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观<sup>⑦</sup>

该派比较偏重纯理论研究,其思想成为后来许多语言学理论观点的来源。其主要贡献可概述为“语符学(glossematics)”。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语言是纯演绎系统,理论独立于经验之外;重视整体与关系,但认为整体不是由物体而是由实体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关系和并存关系;主张把语言学建立在符号逻辑的基础上,以使得所有科学都聚集在语言学周围。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该派是一个追求纯理论的精干小群体,把索绪尔对共时与关系的强调推到了极端,忽视历时性。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注重语言的组合关系而忽视单元功能;内容(指语义和语法)和表现(指语音)两个平台之间的基本关系是转换,两个平面可以按照相同的规律进行结构分析;内容和表现的分析都必须独立于语言以外的标准;语言分析必须依次满足无矛盾、透明和简单三个标准。

#### (七)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结构观<sup>⑧</sup>

代表人物有:人类学家鲍阿斯(Franz Boas,1858~1942)、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

① 参见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185~204页。

② 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③ 本段主要参考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35~40页。

④ [日]渡边公三著,周维宏等译:《列维-斯特劳斯——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377~378页;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36~60页。“辨别特性(distinctive features)”也有人译做“区别(性)特征”。

⑤ 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263~264页。

⑥ 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263~264页。

⑦ 本段主要参考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65~78页;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41~44页。

⑧ 本段主要参考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44~49页;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88~129页。

霍凯特 (Charles F. Hockett) 等。布龙菲尔德时期 (Bloomfield era)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占主导地位，他们把语言看做是代替实际的刺激和反应的行为，主张形式的分析和分类，反对非语言学特别是心理因素的标准。从 50 年代起则是以霍凯特为代表的后布龙菲尔德时期 (post - Bloomfieldian linguistics)。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倾向于认为语言结构的非实体性。他们把确定单位之间的关系视做结构分析的任务。注重对语言的形式描绘和语言的意义。受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中行为主义<sup>①</sup>的影响，该派在研究中面向语言材料，主张根据形式结构的差别来分析语言。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一流派的学者都同意在研究语言材料时划分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强调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但偏重于强调共时性，要求收集尽可能多的语言演变材料后再对语言结构做客观、共时的形式描写。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他们注重口语，这与欧洲着重于书面语的传统明显不同。操作上从话语开始切分，再把切分出来的单位依据分布 (distribution) 原则进行归类，派克 (Kenneth L. Pike) 还在结构分析中区分位 (- emic) 和素 (- etic)，并尝试将之运用于一切人类行为分析；注重形式分析而回避意义问题，认为形式的对立决定意义的不同；创造了分布<sup>②</sup>和替代的结构分析法，建立了语素音位这个新单位，强调分析结果必须接受验证。

#### (八)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结构观<sup>③</sup>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认为，重要的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语言是从语法中派生的，语法存在于人脑中。所以，他把语言学研究的重心从对语言行为的描写转向对语言能力的研究。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乔姆斯基研究的重点是语言能力。他把句法分为基础部分和转换部分，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而转换部分则把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并以语音形式表现出来。深层结构的作用还包括依据语义规则表达句子的语义，表层结构则根据语音规则表达出特定的语音。<sup>④</sup> 这里的两层结构都是非实体的。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乔姆斯基比较强调共时性，把语言机能归为人心智的一部分进而归为人脑的一部分，通过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来考察人类的语

言机制。<sup>⑤</sup> 但人的心理活动有历时性的一面，语言机制也只有在历时性的比较中才得到彰显。因此，他持一种强共时性弱历时性观点。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他对单元(单词)的功能不是那么在意，而试图揭示“句子被建构出来以传递信息”的具体过程。他认为，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就是普遍语法，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潜能，具体的语言机能就是个体所掌握的具体语言的用法，即个体语法。从普遍语法到个体语法的转变通过学习来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在儿童语言学习期完全开放，所以儿童可以学会任何一种语言。

表 1 语言学中主要流派的结构观

	整体性	非实体性	共时性/历时性	单元功能
1. 索绪尔	是	不确定	共时性	忽略
2. 俄罗斯学派	是	同意	二者结合	强调
3. 法国学派	是(弱)	不确定	二者结合	强调
4. 伦敦学派	是	同意	二者结合	强调
5. 布拉格学派	是	同意	二者结合	强调
6. 哥本哈根学派	是	同意	共时性	忽略
7. 描写语言学派	是	同意	二者结合	强调
8.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	是	同意	二者结合	忽略
9. 日内瓦支	是	不确定	共时性	忽略

<sup>①</sup> 主要是瓦特生 (J. B. Watson, 1878 ~ 1958) 的刺激 - 反应说。布龙菲尔德原先深受德国心理学家冯德 (W. Wundt, 1832 ~ 1920) 的构造心理学影响，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同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表达活动。参见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 90 页。

<sup>②</sup> 该派的核心概念是分布，指的是某个单位或特征在话语里出现的不同位置的总和。

<sup>③</sup> 本段主要根据下列材料总结：尤泽顺：《乔姆斯基：语言、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5 ~ 58 页、第 125 ~ 181 页；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 50 ~ 57 页；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 206 ~ 307 页。

<sup>④</sup> 乔姆斯基引入句法描写的概念，认为句法描写既决定句子的语音表现，也决定句子的语义解释。所谓的深层结构就是句法描写中确定语义解释的那一方面，而浅层结构则是确定语音表现的那一方面。这种定义确实是同义反复，说明他自己的理论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也说明了为何他在不断的攻击下修正自己的理论，包括后来接受踪迹理论而放弃了深层结构的概念。

<sup>⑤</sup> 本段主要根据下列材料总结：尤泽顺：《乔姆斯基：语言、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第 25 ~ 58 页、第 125 ~ 181 页；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第 50 ~ 57 页；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第 206 ~ 307 页。

### (九) 法国学派日内瓦分支的结构观

该支流继续索绪尔的方法,偏重静态研究,主要成员是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巴利在文体论和风格学研究上也有较大的成就。皮亚杰认为巴利的文体论发展了索绪尔的能动平衡观念,已经在种种个别变化的有限意义上研究转换关系了。<sup>①</sup>但这似乎不能否定巴利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静态研究。该派的结构观与索绪尔基本一致。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对整体性的强调程度上可能有区别,但语言学家们都赞成结构的整体性特征;(2)关于非实体性,索绪尔、法国学派及其日内瓦分支的立场不确定,其余各派都承认结构的非实体地位;(3)索绪尔对共时性的片面强调只是被两个流派所继承,而大部分流派的语言学家都觉得有必要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来研究语言结构;(4)关于单元功能,索绪尔予以断然否定,这一点被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日内瓦分支只是在较弱程度上也继承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研究转换关系,这与单元功能密切相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转向研究人的语言能力而极大淡化了对单元功能的重视。大部分语言学家在分析语言结构时都离不开对单元功能的强调,这说明大多数语言学家不同意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结构时片面强调共时性、忽视单元功能的做法。

结构主义在语言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因此,对其进行详尽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大致把握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当我们用上述特征检验受结构主义影响较大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可以得出表 2 中的结论。

综上所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在结构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意结构具有整体性,个别流派对此强调较弱;对于结构的非实体性存在不同主张,部分人认为是非实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结构包括单元或成分,这意味着结构具有实体性。大多数学者在强调共时性的同时也给予历时性以适当地位,但坚持共时性特征的也有一定市场。在强调单元功能或互动上,支持者仅次于整体性,说明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是:不能离开互动谈结构。

表 2 社会科学中五个学科的结构观

	整体性	非实体性	共时性/历时性	单元功能
人类学	是	同意	共时性	强调
社会学	是	多数人反对	二者结合	强调
文学	是	多数人反对	共时性为主	强调
心理学	是(较弱)	同意	二者结合	强调
阿尔都塞	是	反对	二者结合	强调

说明:(1)由于篇幅关系,这里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过程,有兴趣者可以参见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2)选择这些学科是因为它们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是,我们没有考察教育学与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这主要是笔者能力与精力限制,这一不足有待于通过后续研究来弥补。(3)人类学中,主要考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他的观点与雅克布森接近但放弃了对历时性的重视,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模式是千古不变的,变化的是思维面对的外部世界。(4)心理学中以雅克·拉康为例分析。他既是弗洛伊德的信仰者又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者。他受列维-斯特劳斯影响但总体上与雅克布森的结构观更接近。(5)阿尔都塞的结构观独树一帜且影响巨大,又无法放在一般的哲学类中进行考察,因此予以单独列出。他的结构是实体,因为他把结构看做是“异质的诸要素的集合”。(6)社会学中流派众多,在韦伯看来社会结构可以是非实体也可以是实体,但帕森斯、涂尔干、达伦多夫等多数人认为结构是实体,因为它包含了单元及其功能,或者把社会事实当做客观实在物。但是,韦伯主张方法论个体主义、米德探究主我与客我的功能,这显示他们与帕森斯、达伦多夫等观点一致:强调单元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强调单元功能。(7)文学中的结构多数是模式化的安排,类似于神话结构,是包括了单元功能的实体,而且,单元功能相对固定——这一点在华尔兹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呼应。

### 三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

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高潮,此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结构主义大师们的转向或去世而趋于平缓。但这不意味着结构主义已成明日黄花,而是说这种观念已经被各种不同的学科或多或少吸收了。华尔兹在 1979 年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可以看做是结构主义一个迟到的回响,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相对落后地位。

华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进入了“结构的

<sup>①</sup>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 6 页、第 7 页。

时代”，但我们更想知道，这些理论进步具体是如何取得的，是继续华尔兹的结构观往前走，还是从华尔兹的结构观上往后退后取得的？如何后退？这种探究可能会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某种启发。

因此，我们先分析华尔兹的结构观，然后探讨吉尔平、基欧汉、奈和温特的结构观。这种探究不够全面，但有助于我们大致上把握 1979 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在结构问题上的主要进展，因为这些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代表性。

### （一）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观

华尔兹之前也有国际关系理论家应用了系统与结构概念，常常被提到的例子是默顿·卡普兰和斯坦利·霍夫曼，但霍夫曼的观点不够系统，影响不大；卡普兰的系统思想有相当的影响，但属于精致而无法应用的理论，其发展后继乏人。直到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他的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巨大，有学者形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一种“华尔兹效应”，<sup>①</sup>这意味着要建构新理论就必须给予体系的结构以足够的重视。

第一，关于整体性。华尔兹依照“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相一致的方式”把系统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在一个层次上，系统由结构组成，结构是系统层次的组成部分，这显示单元构成了一个体系(a set)而不仅仅是个集合(collection)。在另一层次，系统由互动的单元组成。“系统理论必须揭示这两个层次是如何运作和互动的。”<sup>②</sup>他又把政治结构比做物理学中的场，<sup>③</sup>而场的首要特性就是整体性。可见，他接受了结构与系统具有整体性。

第二，关于非实体性。华尔兹非常强调单元间的关系，他的结构是指一系列约束条件，而政治结构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指主要大国的权力分布。<sup>④</sup>这样，他的结构就是一种完全非实体的东西，这一点与索绪尔的观点相似，也符合皮亚杰对结构特征的界定。

第三，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他看到了结构的共时性而忽略了结构的历时性一面，把结构当成像“场”那样涌现出来、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使得他无法分析结构的产生与变化。由于他的理论建构含有“为冷战国际体系提供一张说明书”的意蕴，又是首次将结构概念系统地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他强调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肯定是一种缺陷。

第四，关于单元功能。在他看来，国际体系包括结构和单元两个部分；单元间的互动与单元属性属于单

元层次，不属于结构，还原主义者才认为通过互动和单元属性可以理解整体。<sup>⑤</sup>可见，互动在他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位置。

华尔兹的这一观点最为人诟病。鲁杰、基欧汉、温特、布赞等几乎一致认为他的这一做法不妥，并从各个方面做了论证，如鲁杰认为“华尔兹的模型缺乏一个变化的维度”。<sup>⑥</sup>又如布赞、琼斯和利特尔在《无政府的逻辑》中强烈批评了他把单元互动与单元属性混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其理论仅仅是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而不是真正的结构现实主义，他们在该书中建立的才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因为他们注意到了单元互动即进程形成(process formation)，并引入三种因素：分解力(disaggregating power)、功能差异(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sup>⑦</sup>但华尔兹迄今拒绝让步，仅仅是承认在结构与单元之间划线比较困难。<sup>⑧</sup>他在这一点上的固守让人尊敬，但也预示着他只能静等别人来改进他的理论了。

### （二）罗伯特·吉尔平的结构观

华尔兹在把结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强调了结构的静态性、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等，这种“索绪尔式的结构观”在结构概念被引入一个新学科的早期或许是情有可原的，但后来者会很快发现这种结构观的不足而对之加以修正。这是理论拓展的必由之路。吉尔平接受了华尔兹的结构观，只是对华尔兹的两极体系稳定论(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system)这一推论做了三点保留。<sup>⑨</sup>可见，对于结构与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他没有什么疑义。因此，下面只检验他在别的结构特

<sup>①</sup> [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译者前言，第12页。

<sup>②</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Inc., 1979, p. 40.

<sup>③</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5.

<sup>④</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5 - 77, p. 101.

<sup>⑤</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8.

<sup>⑥</sup>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32页。

<sup>⑦</sup>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6 - 80, pp. 237 - 238.

<sup>⑧</sup> 吴征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sup>⑨</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5 - 96. 笔者在别处论证了这三点保留价值不大，参见薛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征上的态度。

第一,关于非实体性。他接受华尔兹的结构观,承认国家行为不同程度地受体系压力与无政府逻辑的制约,结构限制甚至强有力影响行为,<sup>①</sup>这说明他注意到了结构的非实体性一面,但又侧重研究单元属性与体系变化,显示他清楚地意识到华尔兹的结构观解释不了太多问题,必须通过分析体系内主要单元(霸权国与挑战国)来阐明国际政治的变革。那么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是否属于结构内涵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坚信“社会实在的本质是群体”,“国际事务本质上是冲突的”,<sup>②</sup>国际事务显然不属于单元层次,那就只能属于系统结构层次。

第二,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吉尔平的兴趣在研究国际政治的变革,试图构建一种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论,<sup>③</sup>所以他研究结构是如何被打破的。他强调了和平时期经济领域增长的重要性,但认为国际政治的重大变革必须通过战争来实现,渐进性变革或曰进化的进程虽然常见,不过只是对国际体系起微调作用。<sup>④</sup>在这里,他既考察了三种国际体系类型,更考察了体系本身变化的条件。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是他的一大特征。

第三,关于单元功能。吉尔平清楚,华尔兹把结构当做准自变量的行为走得太远了,因此回过头来关注行为体,而且主要是霸权国及其挑战者或继承者,他关注行为体实力、类型、互动方式等的变化。此外,在重点研究行为体的互动和霸主的兴替时注意到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和社会的内部条件两方面。<sup>⑤</sup>可见吉尔平像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一样注重单元功能,华尔兹的结构不过是他的研究前提。

### (三)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结构观

奈一生涉及多业,而基欧汉一生都在做一件事:研究国际制度。他们的结构观前后有所不同,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结构观做出大致判断。

第一,关于整体性。他们没有具体谈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他们1977年写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时既重视制度又重视个体,到后来则明显倾向于整体主义,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强调的是制度对行为体的七种作用:约束行为、塑造预期、规定行为角色、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可靠信息、减少不确定性和让破坏机制者付出代价。<sup>⑥</sup>而行为体对制度的影响则相应弱化了,这与他想创立与华尔兹理论比肩的国际制度理论有关。两人在2001年再版《权力与相互依赖》时,也继

续了这一思维,强调全球主义对单元的影响。<sup>⑦</sup>

第二,关于非实体性。他们倾向于结构的实体性,主张应该把进程(包括制度)加入国际系统的结构概念中以增强理论建构力,<sup>⑧</sup>而在基欧汉的国际制度定义中,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regime*)和国际惯例三种形式。这里的国际组织是有目的的制度,规制是指具有明确规则的制度,这些规则为各国政府同意且涉及国际关系中特定的一组问题;惯例体现行为的一般模式,受规则制约。<sup>⑨</sup>

第三,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他们强调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的结合。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中的说法是:就系统特征而言,进程包括结构和制度,由于结构变化较慢,可以假定为不变,于是,国际制度就成了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sup>⑩</sup>考察进程必然要摆脱对共时性的片面强调,否则,国际制度就变成了“僵化的第二结构”。

第四,关于单元功能。在2001年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他们提到进程是单元互相联系的方式,相当于扑克牌游戏中的“正式规则、非正式惯例或常规以及玩家互动模式之间的关系”,“系统指的是相当于玩家手中的牌和筹码”。<sup>⑪</sup>我们知道,相互依赖正是单元之间互动导致的。他们一方面强调制度对行为体作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行为体才是行动的发出者,离开单元互动,结构意义不大。

<sup>①</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xii;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90页。

<sup>②</sup>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77页。

<sup>③</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xiii.

<sup>④</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47.

<sup>⑤</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7.

<sup>⑥</sup> 这七种功能内涵交叉,秦亚青在《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文中表述为惩罚与服务两种。不过,周方银认为,这两种服务不能覆盖前述七种功能。笔者没有找到更好的概括,暂时保留此说。

<sup>⑦</sup>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318页。

<sup>⑧</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61页、第339页、第341页。

<sup>⑨</sup>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5页。

<sup>⑩</sup>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sup>⑪</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2页、第339页。

#### (四) 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观

温特理论始于对单一无政府逻辑的质疑,<sup>①</sup>并主张进程或曰互动应该被纳入体系理论范畴。但他的理论的成熟表述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对他的结构观的分析也主要基于此书。与1987年的文章相比,他弱化了行为体对结构影响的维度,强调结构对行为体的两种作用:主要是建构作用,其次是因果作用。<sup>②</sup>

第一,关于整体性。不同于理性主义者,温特放弃了经济学转而借用社会学成果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声称自己的理论才是整体主义的、观念本体的结构理念主义,<sup>③</sup>因此,整体性是其结构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关于非实体性。温特强调主体间性,认为国际结构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是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他尝试赋予观念以本体地位,因此,他的结构是非物质的观念实体。而且,他主张社会结构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体现出他明显受孔德以降的科学实在论者——尤其是巴斯卡尔——的影响,他的观念结构似乎是实体至此得到确认。他自己也明确说过结构是实体。<sup>④</sup>

第三,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应用结构概念者多数承认共时性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结合具有历时性特征的互动才能解释社会生活现象。温特也一样,主张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结构的变化。在其1987年的文章中,对结构化研究纲领硬核的描述提到社会科学研究要对历史和地理因素高度敏感,这体现了他对历时性的重视。<sup>⑤</sup>这一点在1999年仍没有改变,如他对三种文化变迁的分析。<sup>⑥</sup>总的来说,他与吉尔平、基欧汉一样,都摆脱了华尔兹对共时性的片面强调。

第四,关于单元功能。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有许多个,可以归纳为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两类,华尔兹的结构属于宏观结构,国际结构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国家身份是在体系环境中形成并置身于体系环境。<sup>⑦</sup>他所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国家体系的结构”,这是一种微观结构,它从施动者角度描述世界。“国家之间存在多少互动复合体,国家体系中就存在多少微观结构。”可见这是温特大力挖掘之处,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在探究微观层次上的身份形成逻辑。<sup>⑧</sup>“与单位层次上的理论不同,互动层次上的微观结构理论参照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结果。”所谓互动,就是行为体在进行选择时把其他行为体考虑进来,如讨价还价、囚徒困境等。他对单元功能之重视由此得到清晰的展示。<sup>⑨</sup>

表3 上述五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结构观

	整体性	非实体性	共时性/历时性	单元功能(互动)
华尔兹	是	同意	共时性	明显弱化
吉尔平	是	可能反对	二者结合	强调
基欧汉与奈	是	反对	二者结合	强调
温特	是	反对	二者结合	强调

#### 四 讨论:结构观演进 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

结构通常被片面地理解为“成分间的关系”<sup>⑩</sup>或“关系的组合”。<sup>⑪</sup>其实,结构可以区分为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体系 = 结构 + 单元,其中,结构 = 关系 + 互动,“关系”是“初始互动”的结晶并不断得到补充,“互动”属于单元的对外功能,可以是物质的和/或观念的,取决于互动的内容,单元的对内功能属于单元属性,对单元内的成分发挥作用,因而属于单元的内部结构,与单元之间的结构无关。

结构的定义是什么呢?皮亚杰将结构定义为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sup>⑫</sup>华尔兹则认为结构是一系列约束条件,<sup>⑬</sup>就国际体系而言,是指(物质)能力

①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 –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 – 370.

② 温特在2003年5月1日给笔者的来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他在专著中没有直接这么说,但确实表达了这层意思。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0.

⑤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 –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56.

⑥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3~396页。

⑦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⑧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54页。

⑨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87~190页。

⑩ 谷风出版社编:《结构的时代——结构主义论析》,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⑪ [比]J. M. 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⑫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2页。

⑬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3.

的分配；布赞表示结构是一些基本原则；<sup>①</sup>吉登斯认为结构是规则和资源；<sup>②</sup>列维－斯特劳斯的定义是：所谓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sup>③</sup>诺思给出的结构定义有两个：(1)是一种制度框架；<sup>④</sup>(2)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sup>⑤</sup>综合考虑后笔者给出的工作定义是：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在空间或时间方面有机联系或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它可以包括物质内容，并体现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空间表现形式。<sup>⑥</sup>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了关系与互动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我们考察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结构观，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在结构四特征中，整体性一项获得了一致的支持。第二，单元功能，社会科学中只有索绪尔等少数人予以忽略，国际关系理论界则只有华尔兹忽略了单元功能或互动的作用。这可能与索绪尔、华尔兹处于结构观的引进者地位有关，但肯定是个不足，因此被后来者修正了。第三，少数学者认为结构应该关注共时性，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历时性也应该受到重视，尽管对于互动是否属于结构存在不同意见。第四，语言学界对结构的非实体性较少争议，其他社会科学则争议增加，国际关系理论代表性作家多数对结构的非实体性表示反对。

就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华尔兹的结构化努力影响虽大，但他的结构观中的不足也被普遍意识到了，并被后来者做了修正，国际关系理论取得进展与此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讨论，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概括地说，华尔兹认为结构是非实体，它属于体系层次并使得单元成为一个系统；结构通过竞争和社会化影响单元行为。<sup>⑦</sup>他排除了单元及其功能，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语言学家还是别的社会科学家都很少这么处理结构问题。索绪尔片面强调共时性并完全不考虑单元功能，但是，即使是忠实继承他的语法思想的日内瓦分支也开始注意分析结构转换问题。如前所述，绝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在研究结构共时性维度时，应该考虑结构的历时性维度；结构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非实体，而且结构不应该是静态的；单元的互动是结构的来源，把单元功能从结构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行不通。

有些人认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对结构概念进行

自己的界定，华尔兹的做法无可厚非。对此，我们乐于指出，固守华尔兹的结构观很难取得新的理论进展。他之后的国家关系理论家们，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意识到华尔兹的静态结构观太绝对了，有意识地从他的立场上稍稍后退、重新引入单元因素，因而取得各自的理论成果：

1. 以吉尔平为例，他意在研究结构的变化。他虽然以华尔兹的结构观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但他知道，华尔兹的结构观无法说明体系的变迁与结构的变化，因而把分析的重点对准了霸权国与挑战国，分析了霸权衰弱的主要原因、挑战国成败的主要条件。他与华尔兹一样都采用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解释工具(sources of explanation)，他的论证逻辑是自洽的。华尔兹的理论则存内在张力：他借用的寡头理论是个体本位的，而他又想赋予结构以决定行为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读者理解上的分野：温特认为华尔兹遵循个体主义方法论，<sup>⑧</sup>而吉尔平则强调华尔兹应用了社会学方法或体系方法，这无疑提示华尔兹理论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倾向。<sup>⑨</sup>两位理论家的不同解读正体现了华尔兹的理论在逻辑上不够严密自洽。而吉尔平的不足则是：经济决定论倾向明显、忽视文化和社会维度、欧洲中心主义、仅仅关注霸主的变化。此外，他也没有明确回答：行为体互动与结构是什么关系？

2. 奈认为在国际体系层次，进程包括结构、国际制

<sup>①</sup> 布赞 2007年4月19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笔者的提问“结构的定义是什么？结构是否是实体(entity)？”答复道：国际结构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些原则(structures are basically principles)。

<sup>②</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1页、第200～201页。

<sup>③</sup> 列维－斯特劳斯1977年访问日本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给出的定义，转引自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第4～6页。

<sup>④</sup> [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sup>⑤</sup> [美]罗纳德·科斯等著，刘刚等译：《制度、契约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sup>⑥</sup> 高振荣等编：《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120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sup>⑦</sup>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chapter 4-5.

<sup>⑧</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8页。

<sup>⑨</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xii.

度和相互依存，<sup>①</sup>他和基欧汉承认结构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注意到，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无法解释太多的国际生活，因此强调国际制度这一行为体互动的结晶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并总结出七种影响方式。这实际上扩展了结构的内涵，因为不同议题的国际制度可能体现各该领域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但二人的结构观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系统、结构、进程等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互相矛盾，说明他们的相关认识既不清晰也不统一；<sup>②</sup>把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当做准行为体（准政府），<sup>③</sup>这是一种准自变量，而不是干预变量；<sup>④</sup>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试图赋予整体主义以优先地位的努力并不成功。

3. 温特更是大大扩充了结构的内涵：注重主体间性的作用，认为物质力量本身的作用有限，把观念纳入结构概念并赋予本体地位，认为结构是实体，<sup>⑤</sup>指出国际结构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分配，这是一种宏观结构。他不满意于华尔兹之后的理性主义者仅仅强调互动的做法，干脆把互动纳入结构，这是一种与宏观结构相对的微观结构，加上单位属性理论（他称之为不考虑互动仅考虑个体国家特征的单位层次理论，即还原主义理论），这样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层次就变成了三个而不是两个。微观结构用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结果，宏观结构的产生与再生乃是微观层次互动的结果。但宏观结构不能还原为微观结构，因为宏观结构伴随微观结构，两者是伴随关系（supervenience）。<sup>⑥</sup> 温特结构观的不足在于，创立微观结构的概念后对其内涵语焉不详，仅仅是枚举了一些例子了事。<sup>⑦</sup> 如果对微观结构的内涵进行理论概化，阐述结构变迁的微观基础，有可能实现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创立一种结构变迁理论。

可见，这些理论进展与如下几点有关：保持整体性、引入单元功能或互动、重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非实体性问题上不囿于陈见。这就是许多学者注意到的“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sup>⑧</sup> 那么国际关系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什么？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才能阐述清楚，这里仅做简要描述。我们注意到，包括温特在内的理论家们的结构实际上都是派生的，不可能具有本体地位，结构因为无法发出动作而只能扮演干预变量的角色，而单元或个体才是终极本体。国际关系中的整体主义理论不过是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本体论个体主义的混合。而且，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

也是不完整的。韦伯很明确地说过，社会是名义上的整体，对社会的研究只能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通过社会行动（即与他人有关的行动）来考察。<sup>⑨</sup>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构化转向”。他之后的理论进展通常是在借鉴他的思路的基础上克服其结构的僵化性后取得的，突出表现为对互动或进程因素的重视。但吉尔平、基欧汉、奈等都不敢明确把互动因素归入结构。温特大胆地跨出了这一步，把互动因素归之为微观结构，却又没有对微观结构的内涵进行很好的挖掘。因此，未来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的发展仍有赖于对单元层次的挖掘，布赞提出的领域分析法<sup>⑩</sup>是个比较有创意的尝试。但这还不够，对互动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后进行抽象与理论概化（generalization），可能会出现意义重大的结构变迁理论。<sup>⑪</sup>

[收稿日期：2007-05-21]

[修回日期：2007-07-06]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sup>①</sup> 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性质，这显然不属于体系特征，参见 Joseph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p. 31。

<sup>②</sup> 关于他们的相关描述，请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2001）、《理解国际冲突》（1993）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1988）。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一时未能核对英文原文，上述判断是基于中文文本做出的。本人的资料来源是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2页、第339页；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研究文集》，第17页、第44页。

<sup>③</sup>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140页。

<sup>④</sup> 我们认为，国际制度是一种规范，无法发出动作，只能起促进和阻碍（或激励与约束）行为体行为的作用，这是干预变量的功能。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个部分，即便如此，也只有国际组织有可能成为行为体而发出动作，而且真正能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国际组织并不多。

<sup>⑤</sup>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0.

<sup>⑥</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7页。

<sup>⑦</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87~191页。

<sup>⑧</sup>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sup>⑨</sup> [德]马克斯·韦伯著，顾忠华译：《韦伯作品集VII：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sup>⑩</sup> [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sup>⑪</sup> 对结构问题至少有两种处理方式：当做干预变量；当做是关系+互动的总和。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互动+关系”结构观为基础，探讨建立一种能够说明行为体量变的结构理论——领域互渗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单元间不同领域的互渗”可能是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特征。